

强盗

民丰里这样的建筑在南方被称为石库门房子，其实就是一种嘈杂拥挤的院子，外面的门是两扇黑漆楠木大门，门框以麻石垒砌而成，原来门上有两个黄澄澄的铜环，不知是哪一年让哪个孩子撬去换了糖人儿，那条又长又粗的大门门倒一直在堆杂物的箩筐里斜竖着，竖了一年又一年，上面落满了历史的尘埃。民丰里现在住了十一户人家，白昼黑夜都有人进出，旧时代留下的门门在新时代就用不上了。天气很热，民丰里就得更热，即使偶尔有点南风，吹到这里就被墙挡住了，民丰里的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太阳落山后都端出竹椅到香椿树街上去吹风，那天黄昏也是这样的，千勇的母亲打了一桶井水淋在竹椅上，拎着竹椅出去乘凉，走到门边她回头对千勇说，吃完饭别马上洗澡，会把胃弄坏的。千勇没说话。母亲说，你听见了没有？别马上洗澡，要洗也用温水洗，不准到井上洗，现在贪凉，日后落下关节炎你要吃苦头的。

千勇没说话，其实千勇从来不听他母亲的唠叨。千勇放下饭碗就提着吊桶到井台上去，就是去洗澡的。从七八岁起千勇就喜欢与母亲的意愿拧着干，更何况他现在已经十八岁了。井是民丰里十一户人家合用的，所以邻居们通常是在这里谈天说地或者飞短流长，主要是那些妇女，她们蹲在那里洗菜，洗衣裳，洗一切能洗的东西，永远不知疲倦，千勇认为那是井水不需要缴水费的缘故，他对这些小家子气的妇女充满怨气，每次洗澡时他就踢开井台边的各种盆器和篮子说，我要洗澡了！把吊桶用劲扣在井里，又大嚷一声，闪开，我要洗澡了！妇女们说，这个强盗，强盗又来了。本来她们是可以与千勇论理的，但几乎每一个妇女都认为与千勇论理白费工夫，面对千勇她们总是忍气吞声，总是把仇恨发泄到他母亲身上。都是宠坏的，光管生不管教，这样做母亲的从来没见过。妇女们低声叽咕几句便躲开了，不躲开不行，因为千勇很快会把水溅到她们的身上。千勇拎起一桶水，哗地从自己头顶上浇下去，舒服，千勇怪叫了一声，舒服，凉到骨头里，千勇的手在身上拍着，拍到短裤那里，突然停住了，他回过头发现井边还有一个人，是徐家的女孩桃子，桃子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弯着腰在水泥地上磨一块石头，嗤——噜噜噜噜，声音难听而刺耳，千勇记起来这声音已经在民丰里响了一个黄昏了。

我洗澡，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千勇说。

你洗澡关我什么事？桃子抬起头朝千勇瞪了一眼，她把裙子往上拉了拉说，我在这里关你什么事？又不是你们家的井。好。那溅到你身上可别怪我。

强盗。桃子轻声地骂了一句，但是骂得似乎有点胆怯，桃子的一只手还是伸到后面挪动了她的凳子。

你骂我什么？强、盗？千勇将一桶水拎着，在桃子面前晃悠着，他说，强盗？我强怎么盗了？我盗你什么了？没骂你，谁是强盗就骂谁。桃子说。

千勇嘿地一笑，他朝桃子做了一个泼水的动作，吓吓你，千勇收回了吊桶说，我劝你不懂就不要乱说，杀人放火拦路抢动的人叫强盗，我怎么会是强盗？

别跟我来说话，桃子说，我要磨玉石，我不想跟你说话。磨玉石？磨玉石干什么？千勇说。

我不想告诉你。桃子说。

什么玉石？拿过来给我看看，千勇说这句话的时候手已经伸过去抢了，但他没想到桃子敏捷地甩开了他的手，桃子的一双乌黑的眼睛愤怒地盯着千勇。

强盗，强盗。桃子尖声喊。

你骂我什么？你敢再骂一遍？

强盗，你就是强盗。桃子跺着脚喊。

好，我让你骂，千勇冷笑着拎起那桶井水，猛地朝桃子身上泼去，紧接着他听见女孩的一声惊叫，女孩僵立在井台上，满脸惊恐地看看他。千勇看见水迅疾地濡湿了女孩的白底蓝点的小背心，女孩上身浑圆的曲线轮廓兀然暴露在他眼前。在短暂的沉默之中，桃子突然交叉双手遮住了胸口，而千勇的蛮横肆意的表情也变得慌乱，他很快移开了视线。桃子后来就那样遮住胸往她家跑，桃子一边哭着一边骂，强盗，不要脸的强盗。有人从屋子里冲出来朝井台这里看，看见千勇正在吊桶里洗脚，千勇的脸上浮出一丝茫然，一丝窘迫。强盗就强盗吧，千勇自言自语地说，我就是强盗，是强盗又怎么样？桃子家的大人无疑要来告状，话说得很难听，千勇的母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掩面啜泣道，我拿这个孩子也没办法了，哪天等他犯下罪，干脆送他去监牢吧。民丰里的十一户人家相互间即使心存芥蒂，面上也是很客气的，千勇的母亲就是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摊上这么个儿子，她在妇女们中间丢尽了面子，在妇女们炫耀自己的儿女如何孝顺如何上进的时候，千勇的母亲便无地自容。为了弥补一点儿子在桃子家人那里的恶劣印象，她做了半篮子荠菜香干和肉馅的馄饨，让千勇给桃子送去，但千勇却不肯。千勇说，给她家送馄饨？为什么？送给她家我吃什么？母亲说，你够吃了，我留了两碗。

千勇说，不够，我要吃三碗。

母亲的火气立即蹿了出来，吃，你光知道吃，她厉声喊道，你吃了十八年的饭，都吃到哪里去了？

吃到哪里去了？千勇嘻地一笑，说，当然吃到肚子里啦。你不是吃饭长的，你是吃屎的。

好，我是吃屎的，屎是谁做的？还不是你做的？千勇觉得母亲的话总是漏洞百出，他轻易地就驳倒了她，为此千勇得意地大笑起来。他看着母亲提着半篮子馄饨怒气冲冲走出门，要送你自己送，千勇用一支牙膏细致地涂擦着他的白色回力牌球鞋，他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么热的天浇一桶井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大约是一刻钟过后，千勇的母亲拎着空篮子回来，一进门就对千勇说，你做的好事，桃子病了，发高烧，你看怎么办吧。发高烧？千勇怔了一会儿说，怎么会发高烧呢？我没脸去她家了，母亲说，你做的好事，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有什么不好办的？让桃子也浇我一桶井水，不就两清了？千勇最后说。千勇提着一只吊桶站在桃子家的窗前朝里面张望，他看见桃子斜倚在床上看书，千勇舒了口气，他猜母亲故意夸大了桃子的病情，想吓唬他，千勇想难道我是吓得住的人吗。桃子你出来，千勇敲了敲窗栏说，你来浇我一桶井水，我们两清，省得你们说我欺负女孩子。

桃子朝窗外漠然地瞥了一眼，侧过身子继续看她的书。桃子穿了民丰里妇女流行的花睡裙，习惯性地蜷紧身子，那种青春期女孩特有的身体曲线便勾勒出来，圆圆的，精巧的，看上去很安静。桃子你出来，我不骗你。千勇说，我让你浇一桶井水，你要是觉得不合算，浇两桶也行，浇两桶吧，让你赚一桶。千勇看见桃子啪地丢掉书下了床，她走到窗边，眼睛并不看他。桃子的嘴唇动了动，千勇想她又要骂强盗了，但桃子没有骂，她突然抬起手拉上了窗帘，千勇记得那个瞬间他闭上了眼睛，他看见了女孩包裹在睡裙里的胸部，像两只小碗，他并不想注意那种地方，不知怎么又看见了。看见了也不怪我，千勇想，谁让她的睡裙做得

那么紧，谁让她抬起手臂拉窗帘呢？不怪我了，我让你浇我的。千勇手里的吊桶在桃子家的窗台下轻轻撞击着，千勇说，我让你浇还我的，你不肯浇就不怪我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两清了。立秋后下了几场雨，民丰里人家种植于门前窗下的夜饭花被雨水打成残枝败花，但灼热粘滞的空气却是被洗干净了，出入于石库门的人们重新穿上衬衫和长裤，持续了一个夏天的萎顿精神也便焕然一新。

千勇又穿上了他心爱的深蓝色海军裤，千勇穿着海军裤到井台上刷白色回力牌球鞋，正好看见桃子在那儿，千勇下意识地想避开，刚刚转过身，脑子里便响起一种尖厉的嘲笑声，你怕她？千勇原地转了一圈又往井台走，他想，我怕她干什么？嘻，我怎么会怕她呢？

隔了这么多天，桃子还在嗤呀嗤呀地磨那块玉石，桃子的一只手在水泥上来回划动，额前乌黑的刘海也随之轻轻扇动。千勇浇到井台另一侧，用板刷沙啦沙啦地刷鞋子，千勇的眼光忍不住地窥望着桃子手里的玉石，他知道桃子不会同他说话，但他却忍不住地要说话。

什么破玉石？磨来磨去的，千勇说，工艺雕刻厂这种玉石多的是，要多少有多少。

桃子不理睬千勇。你磨玉石干什么？千勇又说，磨了刻图章？你会刻图章？你肯定不会刻图章的。桃子还是不理睬千勇。

磨玉石没力气不行，干脆我们换一换，你帮我刷鞋，我来帮你磨吧。关、你、屁、事。桃子突然昂起头对千勇一字一顿地说，然后她鼓起双腮朝地上吹了一口气，那些白色的粉屑便扬起来，飘到了千勇脸上。千勇第一次听到桃子吐出这种粗鄙的词语，而且女孩红润美丽的脸上充满了挑衅的表情，这使千勇感到惊愕，他用手里的板刷徒劳地拍打面前的粉屑，你说粗话？千勇说，好，你说粗话。千勇朝井台四周搜寻着，他觉得他该对女孩干点什么，却不知道该干什么，天气凉了，他不再洗澡，他没有任何理由再往桃子身上浇一桶井水。

女孩子家，千勇后来换了一种教诲的语气对桃子说，女孩子家不好说粗话的，女孩子说粗话最难听。就许你说不许我说？桃子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她把那块玉石在盛满水的吊桶里浸了浸，突然说，说粗话有什么？你还欠着我一笔账呢。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让你浇还我一桶水的，是你自己不要浇。那么热的天让我浇你？让我替你洗澡呀？桃子说，我又不是傻瓜。现在天凉了，你现在浇吗？我说话算数，我现在让浇，一桶两桶随你。现在不浇，等到冬天结冰下雪的时候再浇。随便你，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到时候我要不让浇就是乌龟王八蛋。桃子这时候噗哧笑了一声，不知怎么的，桃子要么不笑，一笑就停不下来，桃子大概想像了某个滑稽可笑画面，笑得弯下了腰，笑得青春期的肩部像两只蹦跳的兔子。你疯啦？千勇瞪着女孩的双肩说，你咯靠靠靠乱笑什么？关你什么事？我愿意笑就笑。桃子终于恢复了她的矜持和高傲，她瞥了眼脚边的吊桶说，算啦，便宜你，我就现在浇还你吧。现在就现在。千勇说着端起那只吊桶，他说，来浇吧，浇了我们就两清了。这桶水不行，已经让太阳晒热了。你再提一桶水上来。随便你。千勇说着熟稔地把吊桶扣在井中，胳膊一晃一拽，提着一桶井水放在桃子面前，他说，这下可以浇了，浇吧，我要是吭一声我就是乌龟王八蛋。

桃子拎起吊桶的时候千勇团上了眼睛，本来不该闭眼睛的，但千勇不知怎么就把眼睛闭上了，也不该那样紧张地屏住呼吸，但千勇就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我浇了，我真的浇了。桃子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警告，也像是威胁。浇呀，废话什么？怎么还不浇？

千勇紧闭双眼等了很久，等待着的那桶井水却迟迟没有浇下来，他睁开眼正好看见桃子放下了那桶水，桃子侧过脸去，她好像在看民丰里唯一的那棵梧桐树，八月的秋风穿过屋檐高墙，梧桐树叶发出一阵脆响。

你还等什么？千勇说，你看着那树干干什么？树叶动得很厉害，其实今天很凉。桃子弯起左手食指去抹右手上的粉屑，漫不经心地说，算了吧，我要磨玉石了，把玉石磨薄，刻上一些花，挂在胸前很好看。

你把我看扁了，我怕冷？什么时候怕过冷。千勇不耐烦地摇着那桶井水，他说，你真的不浇？不浇以后就浇不着啦。不浇，今天真的很凉。桃子又开始嗤啦嗤啦地磨玉石，桃子一边磨，一边说，算了吧，本来跟你这种强盗也没什么计较的。桃子的脸上泛着两朵红霞，千勇看出来桃子脸红了，千勇不知道桃子为什么会脸红，正像千勇不知道桃子为什么突然原谅了他一样。千勇后来抛着板刷往家走，回头往井台一望，突然觉得桃子今天特别美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里隐隐地有些失望，竟然是失望，也不知道为什么。

民丰里的房子这两年是愈来愈破败了，原先的黑漆大门现在露出了木头的枯色，门洞里的那条门闩也不知被谁偷走了。石库门里仍然是十一户人家，但该走的走该来的来，该长大的长大了，该老的也就老了。

千勇早就走了，千勇十九岁到新疆当兵，据说是在一个边防哨卡，民丰里的人们当时开玩笑说，那地方冷，千勇肯定喜欢，这下他可以用冰水雪水洗澡了。这些话其实是偏见，细心的妇女都记得千勇去当兵前就学好了，不知怎么突然就安静了，懂事了，学好了，这是事实，否则千勇也没资格去当兵。千勇的母亲在儿子走后的第二年，拿了一封信在民丰里走东串西，半掩半露地向邻居宣布一个消息，千勇做班长了，千勇的母亲尽力压低喜悦的声音，你想不到吧？这个强盗，他做上班长了。到了第三年，千勇的母亲在井台上向洗衣的妇女们宣布了更惊人的消息，千勇在部队里升了排长。千勇的母亲抹着眼泪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强盗，竟然升到排长啦。又过了两年，有关千勇的消息几乎使民丰里每个妇女艳羡不已，千勇又升职了，千勇已经当了连长。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就学好了，一下子就有出息了。千勇的母亲端详着照片上的儿子，儿子一身戎装英气逼人，千勇的母亲说，这个强盗，这个强盗哟。民丰里的妇女们永远都是在娓娓地聊天的，而千勇的母亲常常爱把话题引向她的儿子，男孩子长大了说变好就变好了，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变好的。千勇的母亲常常这么说。她对儿子在那年夏天的变化一直不解其味。但有一天她看到出嫁了的桃子回到民丰里，桃子在井边提水的时候一些记忆的脉络突然清晰了一些，千勇的母亲就走过去捉住桃子的手，说了许多话。桃子，你是个好人。千勇的母亲伸出手在桃子的红锦缎棉袄上摩挲着，她说，我们家千勇，你记得吗？那年夏天，大概是你让他学好的。桃子仍然微笑着，但从她困惑的眼神中不难看出，她不理解千勇的母亲这番突兀的话。

你记得吗？我们家千勇，大家以前都叫他强盗的。千勇的母亲凝望着桃子说，记得吗？那年夏天，千勇往你身上浇了桶井水。记得，桃子点了点头，突然笑起来反诘道，他浇了我，可我没有浇还他呀。千勇的母亲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了。对，你没有浇还他，千勇的母亲迟疑了一会儿，替桃子摘掉了红棉袄上的一根断线，最后她说，桃子，你真的是个好人。

桃子终于捂着嘴噗哧一笑，那年夏天的事是哪年的事，桃子或许记得，或许已经不记得了。

怨妇

葆秀是民丰里最著名的怨妇。

葆秀从城南嫁到民丰里来时是十八岁，梳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辫梢上扎着硕大的红绸蝴蝶结，葆秀眉目清丽，但眼袋总是黑黑地浮肿着，像是哭过三天三夜。葆秀不说话，邻居们起初以为刘大的新媳妇是个哑巴，后来发现不是，葆秀说起话来伶牙俐齿，别人都接不上

嘴。那当然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二十年来民丰里的妇女几乎都从葆秀嘴里听说过一件怪事，这件怪事尤其让年轻的一代瞠目结舌。我嫁错了，葆秀说，本来我该嫁给刘二的，刘家使了调包计。怎么会呢？好奇的人们伸长了耳朵听。

就是调包了。媒人是领着刘二到我们家来的，说亲说的就是刘二。葆秀说，谁知道过门那天老母鸡变鸭，变出个刘大来，我要早知道跟老大，死也不嫁过来。

人们都听得将信将疑，替葆秀想想，就是嫁错生米也做成了粥，后悔有什么用？便安慰葆秀道，刘大刘二兄弟俩差不多，别提这事了，让刘大听到了他又要打你。让他打好了，打死了我这口气也咽下了。葆秀的眼睛射出一种灰暗的光，是民丰里的人们所熟悉的怨妇的目光。老人指着葆秀瘦小的背影评论道，这样的女人，最可怜也最难缠。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往往背道而驰，正像葆秀在二十年前的婚事一样，用刘大的话来说葆秀是骗人。她在说梦话。刘大的铜锣嗓有一次响彻民丰里上空，对于几十名邻居的窃听毫不隐匿，他说，梦话，梦话，刘二不过是替我去相亲的，她想嫁刘二？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一张脸长得像烂茄子，她配得上刘二？梦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刘大在码头上做搬运工，只用力气不用嘴皮子，难免作出这类不恰当的比喻，但是民丰里的人们从他愤怒的声音中不难判断，刘大往事重提也有他自己的依据。如此一来住在香椿树街上的刘二总是被牵扯到哥嫂的家事中来。刘二出没于民丰里的门洞时，妇女们会意味深长地朝他多看几眼，多看几眼刘二还是那样，头发很油很亮，戴一副黑框眼镜，除了夏天刘二都穿着面料考究的中山装，蓝的，黑的，还有一种罕见的烟灰色，刘二喜欢拎一只人造革的公文包，他的身上散发着民丰里人所崇尚的文雅和仕宦的气息。刘二不是干部，是香椿树街小学的语文教员，但刘二怎么看都不像小学教员，像干部或者像大学里的教授。邻居们比较着刘家兄弟的人品脾性，替葆秀想想，假如当初葆秀真是嫁错了，那确实是很委屈的。

还是要从二十年前说起，嫁入夫家的葆秀双手死死捂住分道扬镳的乱发，似乎想哭，却哭不出来，隔了一会儿终于裂帛似地哭了一声，人就倾斜着往下冲。刘家人都下意识地以为她想寻短见，慌忙去拉拽，没想到葆秀瘦小的身体爆发了超常的力量，左推右搯，又抓又咬，终于跑到了刘家门外。其实葆秀没有往井边跑，她倚门啜泣着，朝地上左顾右盼，小姑子问她，你在找什么？葆秀啜泣着说，辫子，我的辫子呢？那两条辫子被扔在一堆鞭炮的碎屑上，黑黑地盘曲着，像西条精巧的纸蛇。葆秀拾起了辫子，抖掉上面的红纸屑，又轻轻地吹了吹。一滴珠泪凝挂在葆秀的面颊上。旁观者们这时候发现她的目光已经变得冷静，顺从和屈迎的姿态使她第一次正眼环顾了刘家一家人。

辫子，辫子可以卖给收购站的。葆秀轻声地对她婆婆说，起码可以卖一块钱。有关辫子的往事，葆秀后来曾向知心的邻居吐露心曲。那时候我很蠢，总觉得拖着辫子就还有点念想，拖着辫子就还是个黄花闺女，死活不肯绞掉那两条又长又粗的辫子。按照民丰里——应该说按照整个老城的规矩，新媳妇一定要绞掉辫子。有一天邻居们看见刘家人楼上楼下地追逐着葆秀，婆婆拿着剪子，小姑子低声下气地劝着葆秀，说，绞吧，一剪子就完了，不疼不痒的，你到底怕什么？但葆秀只是一味地推开拦截她的人，突然把两条辫子塞到了嫁衣里面，桃红色的绣花小袄上鼓出了两道山梁，葆秀的脸上是一种以死相争的表情，刘家人一时无从下手，而新郎倌刘大这时已经忍无可忍，他从母亲手里抢下剪子，吼道，我来剪，剪条辫子还这么难？刘大像扛货包一样把葆秀打在肩上，把她摇了几下，颠了几下，那两条辫子就从葆秀的衣裳里滑出来了，我怕你不出来，刘大怒视着两条辫子说，让你出来就得出来，然后便是咯嚓一声，又是咯嚓一声，两条离断的辫子已经抓在刘大手上了，刘大将它们在手抖了抖说，还挺重的，说完一扬手便把两条辫子扔到了窗外。

刘家人记得葆秀当时脸色苍白如纸。葆秀叹着气说，可是刘大那畜牲一剪就把什么都剪掉了，有什么办法？剪掉了我就算是他的人了。

民丰里的那棵老梧桐树就长在刘家的楼窗前，梧桐树长了四十多年，华盖如荫，茂盛的枝叶遮住了楼窗上昏黄的灯光，却遮不住刘大夫妻在深更半夜拌嘴或厮打的声音。富有床第生活经验的人们不难判断那些声音的实质内容，他们在掩嘴窃笑之余不免要回味葆秀的那种凄厉的哭叫声，畜牲、猪、狗、下流坯、臭流氓，葆秀的叱骂变化多端，一声比一声高亢，一声比一声惨烈，到最后是一声撕肝裂胆的尖叫，尖叫过后渐渐地就安静了。邻居妇女们都觉得葆秀在夜里有点过份，但是葆秀在她们眼里是很可怜的。男人们却与刘大一个鼻孔出气，替刘大喊冤，睡自己的女人，弄得像杀猪，这叫什么夫妻？男人都说，葆秀这种女人，嘿嘿，要她有什么用？葆秀在民丰里的日子就这样含羞地开始，一日复一日的，葆秀早晨到井边去淘米，眼袋肿肿的，散发出青黑色，妇女们与她搭讪，葆秀的眼泪一不小心就像断线珠子似地落下来。刘大永远是粗壮的骂骂咧咧的刘大，即使脸上布满了细小发红的指甲抓痕，刘大仍然骂骂咧咧地喝上一盅烧酒，对着身后说，把花生米拿来！刘大从小就火气大，每次从民丰里的石库门进出时，不肯用手去推门拉门，嘭，总是那么一脚踹，天长日久民丰里的两扇黑漆大门就让刘大踢坏了。我男人，我男人不是人，是畜牲，比畜牲还不如。葆秀有一次忍不住地跑到居民委员会去告刘大的状，说到伤心处又是声泪俱下，她说，他不是人，他不把我当人，我要跟他离婚。

那些妇女对刘家的事都有所耳闻，便婉言劝阻葆秀。现在是新社会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离婚是可以的，不过，不过——女干部说到这里表情就尴尬起来，不过光为那种事情闹离婚，好像说不上出口，理由也不合适。女干部忍不住吃吃地笑，再说，再说那种事情也是正常的，你现在讨厌，说不定以后会喜欢的。葆秀的脸羞赧地拧过去，隔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也不是不让男人碰，就是让刘大——我不甘心，你们知道吗，我让刘家骗了，他们用了调包计。

一语道破天机，说来说去葆秀还是在为嫁错刘家兄弟的事情耿耿于怀，妇女干部们相互间会心一笑，便都忙别的去了。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葆秀的遭遇，她们表示爱莫能助。葆秀嫁到民丰里的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男孩，不管母亲心情如何，刘大的骨血一个个地跑到了葆秀的肚腹里，然后哇哇大哭着坠入这个不睦之家，就这样，像民丰里的大多数妇女一样，葆秀二十五岁那年就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也不管母亲心情如何，三个孩子的眉眼神色都酷肖刘大。三个孩子没一个像我的，葆秀喜欢在井台上埋怨年幼的儿女，老大蛮，老二刁，老三嘴馋，都像那个死鬼，想想怎么也想不通，葆秀挥起棒槌用力地击打儿女们的脏衣服，尖着嗓门说，怎么想得通？都是我十月怀胎受着罪生出来的，怎么都像了他？那个死鬼！葆秀已经是民丰里的葆秀了，不管怎么说，不管从前的眼泪浸湿了多少衣裳，她的棒槌挥了一年又一年，全都捶干了，这么一下一下地把棒槌捶下去，葆秀的沧桑岁月也浮在脚边的污水上悄悄流失了。

葆秀已经不是那个葆秀，她眼袋上的青黑色看不见了，但前额过早爬上了皱纹，面色枯黄，近似秋天梧桐落叶的色泽，而且她的嘴角上常吵长着几个热疮。这是火气，葆秀指着嘴角对邻居说，我满肚子火气不知朝谁发；结果就攻到嘴角上，又疼又痒，又不敢用手抓，难受死了！所以说，葆秀仍然是一个怨妇。

刘二每次到民丰里来，后背上就落满邻居们窥测的暧昧的目光，像蚊子一样无声地叮住他，拍也拍不掉的。刘二知道他们是在注意自己的去向，是否往他哥嫂家跑，但是他不往哥嫂家跑又往哪儿跑？母亲高堂在上，知书达理的刘二总是要来探望母亲的。刘二挟着黑公文包蹑手蹑脚地走上楼梯，仍然有邻居冷不防从厢房里探出头，说，老二回来啦？刘二便说，回来了，回来看创我母亲。心里却暗暗地骂，废话，全是废话，不是看母亲难道是看葆秀吗？葆秀的那张又瘦又黄的脸，有什么可看的？刘二不爱看葆秀，葆秀却是常吵用眼角余光扫瞄他的，葆秀手脚麻利地做好一碗赤豆元宵，往刘二面前一放，也不说话，退到一边继续用隐蔽的眼光扫瞄，双眸里忽明忽暗。如果刘大站在旁边，刘大的眼睛就更忙，又要看葆秀，又要看刘二，有时脖子上的青筋就暴突出来，对刘二说，没事早点回家去，闲坐着有什么狗屁意思？刘二觉得他与哥嫂之间隔着一张窗户纸，捅破难堪，不捅别扭，刘二想要不是

母亲还在，你请我来我也不来。后来刘二的母亲过世了，办完丧事刘二果然就不到民丰里来了，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按照本地的风俗到哥嫂家拜个年，刘二给侄儿侄女每人一份压岁钱，假如刘二给了一块钱，葆秀就要准备两块钱，因为刘二恰恰也有三个孩子。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葆秀对邻居们说，我就是个面子，其实我们家日子比他家紧，但我不喜欢沾别人便宜的。刘二不来了，但葆秀一不小心就会说到刘二那个家庭，说到刘二的女人秋云，说秋云好吃懒做，还成天地向刘二装病撒娇。你们知道吗，秋云的短裤也要让刘二洗的，说是手不能浸水，喊，手不能浸水？天底下还有这种病。葆秀谴责着她的妯娌，声音里的义愤之情已经无从掩饰，秋云这种女人，要她有什么用？井边的妇女们轻易地捕捉到了葆秀内心的另一种声音，她们凭藉惊人的记忆力回想起多年前刘二和秋云的婚礼，婚礼上葆秀的两个孩子啼哭不止，葆秀怎么哄也停不下来，所有的宾客都被那啼哭吵得心绪不宁，一个眼尖的女宾后来告诉别人，我看见葆秀在拧孩子的屁股，拧了大的拧小的，一边哄一边拧，孩子的哭声怎么停得下来？

也不知道刘二是否告诉过秋云那些事情，那些事情或许想说也说不清楚，而秋云或许也不会与民丰里的妯娌一般见识，秋云是个中学教师，每天在学校里教孩子们说叽哩咕噜的外国话，民丰里的人们认为文化高的妇女都很傲慢，所以秋云是不会与葆秀一般见识的。

孩子们虽然遗传了刘大的特色，偏矮偏肥，但毕竟都长大了，都在学校里读书，读得漫不经心，经常让刘大用皮带抽或者用鞋底耳光，刘大怒吼着说，读不好以后跟我一样，到码头上扛货包，有什么出息？这时候葆秀便与刘大保持着配合，葆秀抢走刘大手里的皮带，塞给他一条绳子，悄声耳语道，抽三鞭就停，但刘大常吵忘了葆秀的关照，由着性子抽下去，结果葆秀就和刘大厮打在一起，你要把他打死呀？狼心狗肺的畜牲！葆秀骂完刘大又去骂孩子，你也该打，打死了我不心疼，门门功课开红灯，以后跟你爹一样，到码头上扛货包吧！葆秀骂完了又抹眼泪，语重心长对孩子说，以后千万别跟你爹一样，好好念书，怎么就不能学着你叔叔？最起码也做个教师！现在刘大对葆秀一般都是低眉顺眼的，礼拜天的早晨，刘大被葆秀指使得像一只陀螺无法停歇，打水、晾衣、倒垃圾、买油打醋，刘大扛着一杆湿衣裳站在民丰里的空地上，一只手焦灼地扯着裤子说，忙完了没有？我急死了，早晨起来连个撒尿的工夫也没有。民丰里的人们怀着一颗善心回忆起多年前刘家的夜半叫声，都觉得那对夫妻现在像夫妻了，也难怪，做了多少年夫妻，做到后来都是这样，也别去管是男的驯服了女的，还是女的驯服了男的。人们唯一困惑的是葆秀的口头禅，我是嫁错的，我是让刘家骗到门上来的。葆秀仍然在私底下这么对人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认为葆秀不该这么说了。葆秀后来果然就不这么说了。

那天葆秀的小儿子放学回家，葆秀看见他嘴唇上有血痕，再细看嘴里的一颗门牙也没有了。儿子说是摔的，但葆秀认准儿子在说谎，肯定是跟谁打架打的。葆秀想是谁家的孩子这么心狠手辣，简直是骑在别人头上拉屎，她不能这样就算了。儿子不肯说，你不说我也能打听到，葆秀说，我找你叔叔去。葆秀想儿子就在刘二的学校里，刘二应该知道内情的。大约是下午四点半钟的时候，葆秀去了香椿树街的刘二家，有人看见她走出民丰里的门洞，问，去买菜？怎么篮子也不带？葆秀边走边说，还有什么心思买菜？老三的门牙都给人打掉了，我要去调查调查。葆秀没有透露她的行踪。五点钟刚过葆秀就回来了，收腌菜的女邻居看见葆秀站在门洞里，呆呆地站在那儿，嘴里大声地喘气，女邻居走近葆秀，见她脸色煞白，眼睛里冒出一股古怪的光。

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女邻居问。哪儿都不舒服，像咽了一堆苍蝇。葆秀沉默了会儿突然骂道，这个畜牲，人面兽心，没想到他是个下流坯。

谁打了你家老三？女邻居听得有点糊涂，说，到底是谁呀？跟我动手动脚的，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葆秀仍然咬牙切齿的，她说，怎么说我也是他嫂子，他怎么可以跟我动手动脚的？女邻居终于明白葆秀在说什么，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了，说，刘二？怎么？这事太——太那个了。

人面兽心，我算是看透他了。葆秀慢慢地平静下来，她撩起衣角擦了擦眼睛，似乎想起了什么，关照女邻居道，这事就你知道，不敢传出去，让我家刘大知道了会闹出人命的。不敢传出去，这种事怎么好乱说？女邻居不断地点头允诺。但葆秀自己最后还是把事情传了出去，至少有五名民丰里妇女听葆秀埋怨过刘二，怎么说我也是他嫂子，葆秀用一种尖利的声音说，他怎么可以跟我动手动脚？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牲！

侦探

一个穿海魂衫的男孩在民丰里来回奔走，脚步忽疾忽慢，脑袋朝左右前后急切地探出去，然后又失望地缩回来。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少军嘀咕着，终于垂着手站在井旁，眼睛朝洗衣的妇女狠狠地斜了一下，妇女们正说着她们的事，谁也没有留心，少军抬头看看，将手指含在嘴里打了个唿哨，还是没有人搭理他，少军忍不住又用愤怒的眼睛朝她们斜了一下。看见我的兔子了吗？少军说。

不在笼子里？少军的母亲终于抬起头来。你早晨给它喂菜了吗？少军用一种类似审问的口气说，肯定是你，肯定是你忘了把笼门插上。

我哪有空给你的兔子喂菜？我哪有空管你的兔子？母亲的手一直在盆里搓着衣裳，她说，大概溜到哪儿去吃草了吧。

溜到哪儿去吃草？少军气咻咻地说，你什么也不懂，跟你说了也白说。少军又斜着肩膀朝民丰里的另一侧走，走走停停，朝每户人家的门窗里投去匆匆一瞥。走了几步少军听母亲在井台上叫他，便回过头充满希望地看着她。

是你忘了把笼门关上吧，少军说，我猜就是你。我哪儿有空看你的兔子？母亲还是那句话，当然她更想说的是另一句话，她说，咦，那兔子，昨天不还在笼子里吗？昨天？那还用得着你告诉我？少军哭笑不得地扭头就走。原来是一句废话，少军想这件事情跟母亲说等于是对牛弹琴。少军站在他的朋友大头家门口，捏着拳头嘭嘭地敲门。谁？大头在里面问。我，侦探。少军在外面说。

过了一会儿大头才跑来开门，大头宽阔的脑门上淌着几滴汗，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紧张。

你在搞什么鬼？少军审视着大头说，怎么等到现在才开门？搞什么鬼？我在大便。大头匆匆地走到桌子前，挺起肚子把一只桌屉撞紧，一边反问道，你在搞什么鬼？我的兔子不见了，是你偷的吗？少军说着眼睛却瞄准了那只桌屉，他说，我是侦探，谁偷了我的兔子，三天之内一定会查出来。兔子？我偷你的兔子？大头鼻孔里鄙夷地哼了一声，兔子，我最讨厌兔子了，女孩子才养那种东西。少军极力压抑住受辱后的怒气，他从容地走到桌子前翻弄着桌上的一把链条枪，这把枪做得不错嘛，少军一只手试着链条枪的扳机，另一只手却突然用力拉开了那只桌屉。大头还未及阻挡，少军已经把大头的秘密紧紧地抓在手中。其实只是一页画片，好像是从哪本画册上撕下来的，一个不穿衣裳的外国女人斜卧在草地上，她的每一寸肌肤都反射出粉红色的光亮，让民丰里的两个男孩触目惊心。好呀，你躲在家里偷偷看这个。少军像挨了烫似的扔掉画片，他说，老实坦白，从哪儿弄来的？

捡来的，在小韩家的垃圾桶里。

撒谎，垃圾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骗你是小狗。大头涨红了脸对天发誓，他说，小韩家的垃圾桶里还有几页，不信你自己

去翻翻看。

我才不去翻，女人有什么可看的？光着屁股有什么可看的？少军怪笑了一声。少军想起小韩是刚搬进民丰里的住户，小韩孤身一人，很少与邻居们接触，而且总是门窗紧闭，还要拉上几块窗帘布。少军突然觉得小韩一直是鬼鬼祟祟的，这个人身上有许多令人怀疑的疑点。你有没有在他的垃圾桶里看见兔毛？少军皱紧了眉头沉吟一会儿，他说，小韩肯定把我的兔子宰了，肯定把我的兔子煮熟吃了，你知道吗，兔子肉吃起来很香的。两个男孩后来就去检查小韩家的垃圾桶，大头望风，少军埋下头去看那只肮脏的红色塑料桶，但桶里没有一根兔毛，甚至连别的垃圾也被倒掉了。怎么回事？少军嘀咕了一声，他想不会什么东西都不见的，头就埋得更低，果然发现了那根红色的玻璃丝线，玻璃丝线很细，粘在桶底，不易被人发现，但少军终于把它小心地拉了出来。

这就是疑点。少军得意地拎起玻璃丝线给大头看，他说，你想想，他家又没有女的，又不用它来扎辫子，他用这玻璃丝线干什么？对，他要玻璃丝线干什么呢？大头茫然道。肯定是作案工具，少军挠着头想了想说，也许，也许他用玻璃丝线勒死了我的兔子，你知道吗，这样不会留下血迹。大约是午后三点钟的时候，阳光寂静地流淌在民丰里狭长的空地上，几只母鸡在啄食石板缝里的草苔，除了刘家窗台上的老花猫，几乎没人看见小韩家门口交头接耳的两个男孩。马上立案，我要开始侦查了，三天之内破案。少军以一种职业化的口吻向他的朋友宣布了他的决定，他对大头说，你配合我，做我的助手。大头迟疑了一会儿，说，我凭什么做你的助手？是你丢了兔子，关我什么事？少军或许是没想到大头会拒绝他的要求，我什么时候让你做助手的？少军立即收回了刚才的话，他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冷笑说，让你做助手？呆头呆脑的，反而碍我的事！

少军的侦查始于那天夜里。

少军先是爬在他家的老虎天窗上监视小韩家的动静，他看见小韩推着自行车进了民丰里的门洞，瘦瘦长长的一条身影，笔直地走过去，决不朝左右前后多看一眼。他从来不与人说话，少军想，不说话的人心里都藏着鬼。他注意到小韩自行车的书包架上夹着一件什么东西，大概是一只饭盒，上班的人们都会在自行车后面夹一只饭盒，这不奇怪，但少军突然听见那只饭盒里咕噜响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滚动，是几块没吃光的兔肉？少军这样猜想着，看见小韩打开了门锁，扛着自行车进了屋里，别人的自行车都放在院子里，唯独小韩每天要把自行车扛回家，这也是疑点，少军想，那家伙身上尽是疑点，连扛自行车的动作都显得慌里慌张的。母亲在下面喊，少军你疯了？爬在老虎天窗上干什么？不干什么，我在看星星。少军说。

疯了，丢只兔子跟丢了魂似的。母亲说，你看星星就能把兔子看回来啦？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少军回头说，同志，你能不能安静一点？你能不能别来跟我捣乱？

兔子，不就是两只兔子吗？哪天让你姨妈从乡下捎两只来。母亲絮絮叨叨地走开了，剩下少军站在木梯上，耐心细致地监视着小韩的动静。其实也没什么动静，小韩除了出来倒掉一盆水之外，一直呆在屋子里。除了灯光，少军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小韩家的窗上都拉着厚厚的窗帘。少军只能从灯光明火中分析小韩的行为，这个窗口亮着，说明他在厨房里，他在厨房里干什么？又在吃兔肉了？这盏灯灭了，那个窗口又亮了，他大概要睡了，要睡了？少军想为什么早早的就要睡呢？小韩家气窗上的那块空档是突然出现在小军的视线里的，不知道小韩是否想把窗帘拉得更严密一些，反正窗帘动过以后就留下了那块空档。少军现在从狭窄的气窗上恰恰可以看见小韩的床，准确地说是床的一半，一条薄毯的一半，意外的收获几乎使少军屏住了呼吸。

他看见小韩上了床，那张瘦削的脸正面对着少军，在灯光的辉映下显得苍白病态，但少军觉得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诡秘的光芒，他看见小韩用双手的食指顶住两个额角，转了一

圈，又转了一圈——这种动作多么奇怪，少军还想发现些什么，但是很不巧。小韩的脑袋突然沉下去，他肯定是调换了方向躺着，少军后来看见的是两只苍白的脚，它们忽而静止，忽而急遽地颤动，像拧麻绳似地拧在一起，少军想他的脚上也有疑点，睡觉就睡觉，他的脚为什么这样乱动不止？后来小韩家的灯就灭了。除了气窗玻璃上的一小片幽光，少军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二天少军又去翻看小韩的垃圾桶，桶里没有大头所说的那种画页，也没有红色玻璃丝线了，少军发现了几根骨头，他用树棍拨弄了几下，他觉得那不像是兔子的骨头，那么大那么粗的骨头，到底是什么骨头？少军这么想着心就开始狂跳了，会不会是人的骨头？

现在已经不是兔子的问题了，小韩心里肯定藏着鬼胎。少军绕着小韩的屋子走了一圈，他决定爬到小韩的窗台上去，他要利用气窗上的一块空档看看那张可疑的床。假如有大头在旁边望风就更好，但没有他也一样干。假如有人撞见，他就说是接受了公安局的秘密任务来监视小韩的，不管别人是否相信，至少不会有人来阻拦他。少军的脸终于贴住了气窗玻璃。现在他看见了小韩的那张床，床和毯子都很正常，使少军产生疑问的是床上的枕头，枕头竟然有两只，又皱又瘪地挤在一起，而且少军清晰地看见另一根红色的玻璃丝线，长长的，细细的，它就盘曲在枕头一侧。因为紧张和激动，少军跳下窗台时不小心把脚踝崴了一下，后来他就那么半跳半奔着跑到大头家里，透露了他的最新发现。小韩，小韩果然有鬼。少军喘着气说。

真的是他？大头说，是他偷了你的兔子？没这么简单。小军的眼眸里闪烁闪烁的，他说，打死你也不会相信，小韩家里还藏着一个人，一个女人你又瞎编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大头疑惑地说，一个女人？你怎么发现的？军机不可泄露。少军微笑着说，我早说过小韩这人鬼鬼祟祟的，你不信，什么事情能逃过我的眼睛？可是，可是他把一个女人藏在家里干什么呢？大头又问。少军似乎被一下子问住了，怔了一会儿用鄙夷的目光斜了大头一眼，干什么？你就知道问干什么，偷偷摸摸藏一个人在家里，肯定要干一件危险的事。少军说着匆匆地离开大头家，走到门外时他又回头对大头说，你等着看我的，三天之内我一定破案。奇迹出现在第二天夜里。

少军后来难以描述那天夜里的心情。本来他是爬在老虎天窗上监视小韩的，但母亲一直用扫帚敲着梯子喊他下来，这种干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少军干脆就从梯子上下来了，他想与其这样伸长了脖子，又要听母亲的唠叨，不如冒险爬到小韩的窗台上去。小韩家厚实的窗帘仍然在气窗部分留下一块空档，这给少军的第二次侦查提供了方便。

天渐渐黑透了，小韩家的灯光呈交替状地亮了，又灭了。梧桐树后的少军的心又砰砰地狂跳起来，他听见民丰里唯一的电视机在桃子家咿咿呀呀地响着，有个男人捏着嗓子唱着京戏，少军想那种声音正好可以掩盖他翻窗的声响，他贴着墙壁朝小韩家的窗户挪过去，刘大家的猫这时候喵呜叫了一声，少军吓了一跳，但除了那只猫，没有人看见他。少军站在窗台上，贴住那块气窗玻璃朝里面看，里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这已经在少军的预料之中，他从裤袋里摸出手电筒，而室内的那种奇怪的声音恰恰传入了少军耳中，是一种类似于人在搏斗或挣扎时的声音，呻吟和喘息，少军觉得他的心脏快跳不动了，一只手急不可待地拧亮小电筒，对准了气窗玻璃，小电筒的圆形光柱异常精确地投向室内的床。紧接着少军看见了令他永生难忘的一种画面。小韩的脖子上勒着那根红色的玻璃丝线，有两只手，不知道是谁的两只手抓紧了玻璃丝线，勒紧，松开，又勒紧，小韩的脸因此变得古怪而恐怖，嘴张得很大，所有异常的声音都是从他的嘴里发出来的。

少军后来不记得自己是否叫喊了，只记得跳离窗台时莫名其妙地丢了一只鞋。

少军光着一只脚跑到香椿树街派出所。

民丰里杀人案，民丰里杀人案。少军一边喘气一边对两个警察说，我侦破了民丰里杀人案。

别慌，说清楚了是谁杀人了？警察说。

十六号的小韩。少军仍然喘着气说，是我侦破，我早就开始怀疑他了。小韩把谁杀了？小韩，不，是有人在杀小韩，少军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他说，一根玻璃丝线，有人在勒死小韩，我早就发现那根玻璃丝线了。谁在勒死小韩？警察说，别慌，说清楚点。看不清楚人，窗帘挡住了。少军说，反正有一个人，没准还是个女人。两个警察分别从挂钩上取下了枪，少军在后面问，枪里有子弹吗？他们没有理睬这种提问，推了推少军，小孩，给我们带路。少军领着警察冲进民丰里时，民丰里静悄悄的，只有刘大家的猫受惊似地溜过屋顶。他们站在小韩家门口敲门，敲得很急促，里面的灯亮了，左右邻居家的灯也亮了。小韩穿着棉毛衫和短裤出来开门，表情看上去惊愕而茫然，而少军更加惊愕，少军的第一个反应是小韩挣脱了那根玻璃丝线，凶手或许已经跑了。

出了什么事？小韩问警察道，查户口吗？不查户口，查凶杀案。警察说，刚才是不是有人对你行凶？

行凶？莫名其妙，小韩说，谁对我行凶？两个警察径自闯了进去，他们在床的周围细细勘查了一遍，然后又检查窗子，而少军眼疾手快地从床上捡起那根玻璃丝线，就是它，就是用它勒的。少军把玻璃丝线塞到警察手里，突然又叫起来，不好，我不该留下指纹的。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把我弄糊涂了。小韩跟在警察后面说。这个孩子说，有人用玻璃丝线勒住你的脖子，警察严厉地审视着小韩，问，是谁刚才勒你的脖子？

没人勒我的脖子。小韩说。

有人勒你的脖子，我亲眼看见的，少军这时冷笑了一声，总不会是你自己勒自己的脖子吧？

小韩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窘迫的表情，他朝少军投以厌恶的一瞥，一边匆忙地穿着长裤，小韩突然侧过脸对警察说，就是自己勒自己的脖子，一个人，无聊，那么玩很舒服的。两个警察面面相觑，看手里的红色玻璃丝线，看小韩的脸，最后看发呆的少军，两个警察也显得茫然迷惑。不骗你们，那么玩危险，但真的很舒服。小韩对警察挤了挤眼睛，而且他在一个警察耳边低声耳语了一会儿，那个警察居然嘻嘻地笑起来了。

少军呆若木鸡，他不懂一件可怕的凶杀案怎么会逗人发笑，当两个警察后来嬉笑着交或接耳地走出民丰里时，少军愤怒地追上去，他在骗你们，你们怎么听不出来？他尖声说，自己怎么会勒自己的脖子？

年纪稍大的那个警察拍了拍少军的头，仍然很暧昧地笑着，你还小，有些事情你不懂，那个警察说，咳，让我怎么说？那些事情你还是不懂的好。

民丰里又亮起几盏灯，有人把头探出窗外，朝门洞这边看。少军垂着头沮丧地站在梧桐树下，朝树干踢了一脚，梧桐树叶便簌簌地响，猛地看见一条黑影长长地投过来，少军侧脸一望，是小韩叉着腰站在他家门前。

讨厌，下次再偷看我揍你。小韩说。

少军知道他在骂自己，想想突然觉得委屈，便扯着嗓子对那边喊，讨厌，谁偷了我的兔子？

花匠

花匠在民丰里住了二十年，开始他是仍然种着花的，门前几盆石榴和海棠，窗下一畦瓜叶菊，在远离小屋的大门洞后还植了一片串串红和太阳花。但是那些花很快被孩子们随手摘下，放在鼻孔下闻一闻，然后就扔掉了，剩下的花枝即使被孩子们遗漏，但最终也被大人的自行车压坏挤死了。要知道民丰里住了十一户人家，他们都习惯于在共用的空间堆放该放的东西，或者是不该放却也不该扔的东西，譬如箩筐、腌菜缸、木柴堆和锈蚀的痰盂，他们觉得花匠的花不该来占地方。花匠有一天修剪着石榴的乱枝，剪下一枝，朝民丰里四下望望，又剪下一枝，在手里捻着，突然叹了口气，把大剪刀对准了石榴的根部，咬紧牙剪下去，咯嗒一声，那棵正开着花的石榴就斜仆在地上了。

花匠后来就不种花了，只有一盆白色的月季时常出现在他的窗台上。遇到阳光温煦的日子，他把月季抱出来，有人凑过去看花的时候，花匠就凑过来看你，看你的手。花匠的眼睛告诉看花的人，不要碰我的花。

民丰里的人们不爱花匠的花，但是对于他的履历却是充满了好奇心，花匠到底姓王还是姓黄？花匠退休前在水泥厂当工人还是种花？人们一知半解，但是花匠年轻时候在军阀郑三炮家里的那段往事，就像一支琅琅上口的民谣，多年来已经在民丰里流传得家喻户晓了。

花匠当年是被郑三炮抽了一百鞭以后扔出郑家花园的。郑三炮是个冷血魔王，杀人不眨眼，一般说来他打人杀人不要什么理由，但鞭逐花匠时却握有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据说花匠与郑家六小姐偷偷地相好了三年，三年过后郑三炮在六小姐的床底下拖出了花匠的一条腿，还有一条腿却被六小姐抱在怀里。郑三炮本来是想用驳壳枪顶住花匠的膝盖的，六小姐推开了父亲的手，结果子弹射偏了，恰恰击中了向郑三炮通风报信的女佣，所以六小姐那天又是哭又是笑的，当花匠终于被人拖到外面时，六小姐就笑着朝血泊中的女佣吐着唾沫，活该，活该，六小姐说，谁让你多嘴多舌？死了活该。军阀郑三炮有八个女儿，与花匠私通的是最美丽最受宠的六小姐，人们后来回味着这则绯闻说，幸亏是六小姐，否则花匠就不止是挨一百鞭，郑三炮肯定要送他去见阎王爷了。但花匠自己在回忆往事时却持相反的论调，假如不是六小姐，郑三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说不定就把她许配给我了。花匠对他的亲戚说，郑家二小姐不就嫁给厨子老孙了吗，生米做成熟饭，下嫁也就下嫁了。

往事不堪回首，花匠很少提到他在郑三炮家的遭遇，一旦提及他的脸上总是浮出一种抱憾之色，他的手便会在腿上臂上盲目的抓挠着。六小姐，你们没见过，倾国倾城呀，花匠说，就怪我们不小心，就怪当时年轻血旺，半天见不上面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本来我们要私奔去香港的，船票都买好了，可是六小姐在花园里朝我摇了摇檀香扇，她摇扇子我就去，偏偏那天夜里让他们发现了。花匠说到这里禁不住喟然长叹一声，他说，本来第二天就要上船的，第二天郑三炮要去南京，家丁们跟着他去，多么好的机会，偏偏六小姐又摇扇子，偏偏我又去她房间了，现在后悔，后悔有什么用？绯闻中的女主角六小姐在民丰里人的想像中类似一张发黄的美人照片，大概有四个民丰里老人在五十年代有幸一睹过六小姐的天姿芳容。那时候花匠刚搬到民丰里来，他脊背上的黑红色鞭痕透过白绸衫仍然清晰可辨。有一天门口来了辆黄包车，一个穿红花锦缎旗袍的女人下了车走进民丰里，站在梧桐树前拿出一面圆镜，迅捷而娴熟地描了眉毛涂了口红，有人上前问，你找谁？那女人淡档地说，不找谁。问话的人觉得奇怪，看着她把镜子和唇膏收进手袋里，扭着腰肢朝花匠家走，井边的观望者很快发现她认准了花匠家窗前窗下的花，假如她是六小姐，假如她来找花匠，自然是无须向别人问路的。

六小姐那天在花匠家里逗留了大约一个钟头，或许时间更长一些，这个细节没人能记住了。那些老人只记得六小姐出来时脸上有脂粉被泪水洗得红白莫辨，眼圈也红肿着，看上去并不如想像中那样美丽。六小姐站在花匠家门口，用手帕的角在眼睛两侧轻轻点了一下，然后她转过身窗台上抱了一盆月季，抱在怀里走过井台。井台旁的人们没有料到六小姐会跟他们说话，六小姐突然站住了，她朝那些人友好地微笑着，但眼光和声音却是盛气凌人

的，我表弟，我表弟初来乍到，六小姐迟疑了一会儿说，他人老实，你们多照应他，你们多照应他不会吃亏的。

那些老人都记得六小姐说的那番话，她说花匠是她表弟，这种笨拙的障眼法使人撇嘴窃笑，他们觉得六小姐莫名其妙，什么吃亏不吃亏的？已经是社会新闻了，郑三炮已经让政府镇压了，她以为自己还是趾高气扬的郑家六小姐吗？有一个妇女那天注意到了六小姐脚上的长筒丝袜，说丝袜上露出两个眼睛似的破洞，是缀补了以后又绽裂的。这在从前的郑家八姐妹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事。从前郑家的小姐们穿袜子，穿上一天扔一双的呀！那个妇女便很感叹，说现在也让六小姐尝到了穿破丝袜的滋味，她觉得很解气也很公平，又觉得有些可怜。二十年前六小姐抱着一盆月季花走过民丰里的门洞，突然回头朝花匠的窗口投去幽幽的一瞥，六小姐真的像一张发黄的照片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人们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传奇般的美丽的背影。六小姐是嫁给本地的绸布大王肖家的，嫁过去第二年就解放了，第三年就跟着肖家回湖南原籍的乡下种田去了。六小姐其实命苦，都怪郑三炮那老杂种，花匠在许多年后再提旧事仍然满腹怨气，提到六小姐的芳名时他的声音则显得凄然，六小姐，倾国倾城呀，花匠说，郑三炮把她嫁给肖家，以为是门当户对了，谁想到是害了六小姐，我早说不管是皇帝和讨饭花子，谁都有个倒霉的时候，偏偏肖家要倒霉的时候六小姐嫁去了，种田？挑担？六小姐哪能干这些粗活？花匠说到这里便扼腕伤神，默 地想一会儿，脸上浮出一种腼腆的微笑，要不是郑三炮狗眼看人低，要是郑家让六小姐下嫁给我，六小姐现在就不会受那些苦，花匠说，我知道六小姐的脾性，她吃的东西的口味我也全知道，要是六小姐下嫁给我，我会把她伺候得好妹的，你信不信？

听者连连点头，说，信，怎么不信？点头过后不免有些疑惑，心里说这个花匠怎么这样下贱？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事被人遗忘了，这个花匠，他竟然还想着伺候那个六小姐！花匠不是个饶舌的人，其实有关他的陈年旧闻都是香椿树街上的几个园艺爱好者传出来的。每年清明前那些人来民丰里求花匠替他们迁盆插枝，花匠一高兴就说起六小姐，那些人为了让花匠更高兴，问的便也是那个旧时代的美人的事，曾有人用觊觎的目光瞟着窗台上的那盆香水月季，说，这盆花养得真好，花匠瘦削的双颊立刻泛出醉酒似的酡红，他说，是给六小姐养的，她最喜欢这种月季。园艺爱好者听得又是愕然，心里说六小姐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个下贱的花匠，他竟然还给她养着一盆月季！

民丰里住着许多热心好事的妇女，空闲时便跑东走西的给单身男女牵线做媒，从花匠年轻力壮的时候开始便有人登门说亲，多少年过去却没说出一个结果，那些为花匠做过媒的妇女谈起此事便怨声载道，说花匠并不是不想女人，只是想得奇怪，是女人都无法忍受。花匠让媒人领着去相亲，却不肯与人面对面坐下来，他说，用不着靠那么近，我看一眼就行，隔着玻璃也行，离开十步路远也行。媒人只好精心设计了让花匠看那么一眼，但是让人扫兴的是花匠看上一眼便垂下头来，嘴里轻声嘀咕一句，不像，一点都不像。媒人听见他的嘀咕声就知道亲事吹了，不像？不像谁？又是那个军阀恶霸家的六小姐！做媒人的嘴上不点破，心里却在骂，从来没见过这么痴心这么下贱的人。做媒的人甩下花匠往前走，走了几步又想气这个下贱的花匠，就回头丢下一句话，你也别太挑剔，其实人家也没看上你。花匠垂着头在后面走，也不知道是否听见了媒人的话，花匠说，不像，又叹了口气说，不像，真的一点也不像。其实说不管花匠的事都是气话，民丰里住着这么一个单身男人，那些热心的妇女不可能对花匠的亲事撒手不管，她们总是期望有一天在花匠的亲事上鸣金收兵。这一天终于真的来临了，功臣是桃子的母亲，女的则是一个废品收购站的会计，叫阿珍，守了多年寡了。桃子的母亲后来公正地评价过阿珍，说，阿珍其实脾气很暴躁的，不过她长得很像那个六小姐，桃子的母亲噗哧笑了一声，像六小姐就行，花匠说脾气好坏没关系，只要像六小姐就行。

据桃子的母亲说，花匠当时隔着收购站的麻袋包看阿珍打算盘，眼睛里倏地闪出光来。嘴里几乎喊着，像，只有她最像。桃子的母亲这么绘声绘色地描述时井边妇女们都笑起来，笑过了以后侧脸望望花匠窗台上的那盆月季，都长长地舒了口气，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

落了地。阿珍是那年春天再嫁到民丰里的，听花匠说过郑家六小姐的人都从她的脸上身上想像六小姐的绰约风姿。但阿珍毕竟是人老珠黄了，人们很难把她与花匠嘴里的倾国倾城联系起来，阿珍每天拎着一只尼龙袋在石库门里进出，脸上总是像挂了一层霜，假如孩子们在院子里相互追逐与她擦身而过，阿珍便怒气冲冲地朝他们翻个白眼，说，去充军啊？邻居们便想，毕竟做惯了寡妇，脾气果然不好，又想，花匠也真是滑稽，挑了多少年的女人，最后挑了个阿珍。那年春天花匠是快乐的，花匠新插的几盆月季都早早地开了花，放在窗台上，一盆比一盆艳丽。花匠在早晨的阳光下给花浇水，他脸上的喜悦与所有新婚的男人如出一辙。但是阿珍却不快乐，民丰里的妇女们都看出来了，她们说脾气再坏的女人也不会像她那样，好像别人都欠了她的债。有一天人们看见阿珍端着一碗粥跑到门口，怒气冲冲地喝了一口，突然回过头朝花匠尖叫了一声，又放糖了，告诉你别在粥里放糖，我不是六小姐，我讨厌在粥里放糖，你不长耳朵吗？果然不出所料，阿珍的不快乐，也与六小姐有关。阿珍有一天抓着一只银耳挖子到桃子家诉苦，你看看这种东西，他说是给六小姐留着的，他天天要来给我挖耳朵，阿珍怨恨交加地向桃子的母亲挥着银耳挖子说，我又不是六小姐，我耳朵里干干净净的，谁要他来挖？桃子的母亲忍着笑说，他来给你挖耳朵有什么不好？挖耳朵很舒服的，那是他对你好。阿珍几乎叫喊着说，不是对我好，是对六小姐好！他每天还要来给我捶腿敲背，一副下贱的奴才样，恶心死啦，我又不是六小姐，我不要做她的替身。桃子的母亲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劝阿珍说，你也别太计较了，半路夫妻，他对你好就行了。阿珍稍稍平静下来，自己拿银耳挖子在耳朵里掏了一下，突然冷笑一声说，对我好？这种好法我受不了。桃子的母亲预感到花匠与阿珍的夫妻做不长，果然就做不长，春天刚刚过去，民丰里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刚刚绿透，阿珍就拎着一口皮箱离开了民丰里。人们记得阿珍临走时砸碎了花匠窗台上的三盆月季，砰#####沉闷的三声巨响使民丰里的邻居们吓了一跳，他们纷纷把头探出窗外，看见阿珍正拍着手上的泥土，阿珍对着三盆月季的残骸说，砸死你，砸死你这个反动军阀六小姐。

花匠追出门外朝阿珍喊，走就走了，你怎么砸我的花？花匠这么喊着声音突然嘶哑了，他开始是想追阿珍的，追了几步又退回去，退回去抱起他的花。人们看见花匠抱着那株露出根须的白色月季，脸上已经老泪纵横。后来有人站在一旁#充满怜悯之意地看花匠为花换盆，问，换了盆能活吗？花匠说，能活，这盆白月季不容易死的。又有人过来开门见山地问花匠，阿珍跟你离婚了？离了。花匠凄然一笑，用手拍了拍盆里的土说，她不像，是我看错人了，她其实一点也不像。这些年花匠老了，头发花白，腰背也驼了。即使花匠不老民丰里的人们大概也不会去管他的闲事了，从花匠那里人们得出某种新鲜的结论，有的人的闲事别人是管不了的，管了也是越管越糟。但是民丰里的人们不会丧失乐于助人的天性#所以去年花匠突然向邻居提出要借一辆板车时，桃子的母亲一口答应，当天就去菜场把板车拖回了民丰里。她把板车交到花匠手里，随口问了一句，你要板车拖什么？花匠的苍老的脸上又露出了少年般的腼腆，他轻声说，拖一个人。桃子的母亲追问道，拖谁？花匠低下头搓他的手，搓了一会儿说，是六小姐回来了，她男人死了，她病得很厉害。花匠的喉咙里咯地响了一声，像呻吟也像哽咽，他说，不瞒你，她也快死了。桃子的母亲惊呆在板车旁#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把她拖回家干什么呢？人都快死了，拖回家干什么呢？花匠在板车上拾起一片菜叶扔掉，他说，不干什么，把六小姐拖回来，让她看一眼我的月季花，你不知道，她最喜欢白色月季花了。消息惊动了整个民丰里，那个黄昏当然是二十年后的黄昏，民丰里的人们汇集在大门洞两侧，等待传说中美丽而神秘的六小姐重访旧地。他们看见花匠拖着板车慢慢地过来，挤进狭窄的门洞，他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看板车上躺着的人，看清楚了，六小姐竟然是一个面若黄纸奄奄一息的老妇人，六小姐进门的时候眼睛朝左侧一瞥，左侧都是孩子，那目光充满了温柔和慈祥#又朝右侧一扫，右侧多为妇女，那目光却依然是矜持和高傲。夜里有人趴在花匠家的窗台上朝里面窥望，看见屋里彻夜亮着灯#除了灯还点着许多蜡烛，六小姐就躺在一块床板上，她的枕边放着那盆白色的月季花。他们看见花匠坐在旁边，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都以为他睡着了，但花匠突然站起来抓住六小姐的脚敲了几下，笃#笃#花匠的动作非常轻柔而娴熟，这时候窗外的人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她已经咽气了，花匠还在给她敲脚！

强盗1.txt251

事情确实如此，花匠把六小姐拖回家的那天夜里六小姐就死了。民丰里的人们很难确定花匠和六小姐的关系，他们最终是否算是做了一回夫妻？但他们第二天都往花匠家送了花圈或线绋被面的幛子，不管怎么说，那是民丰里的人们最尊崇的风俗。